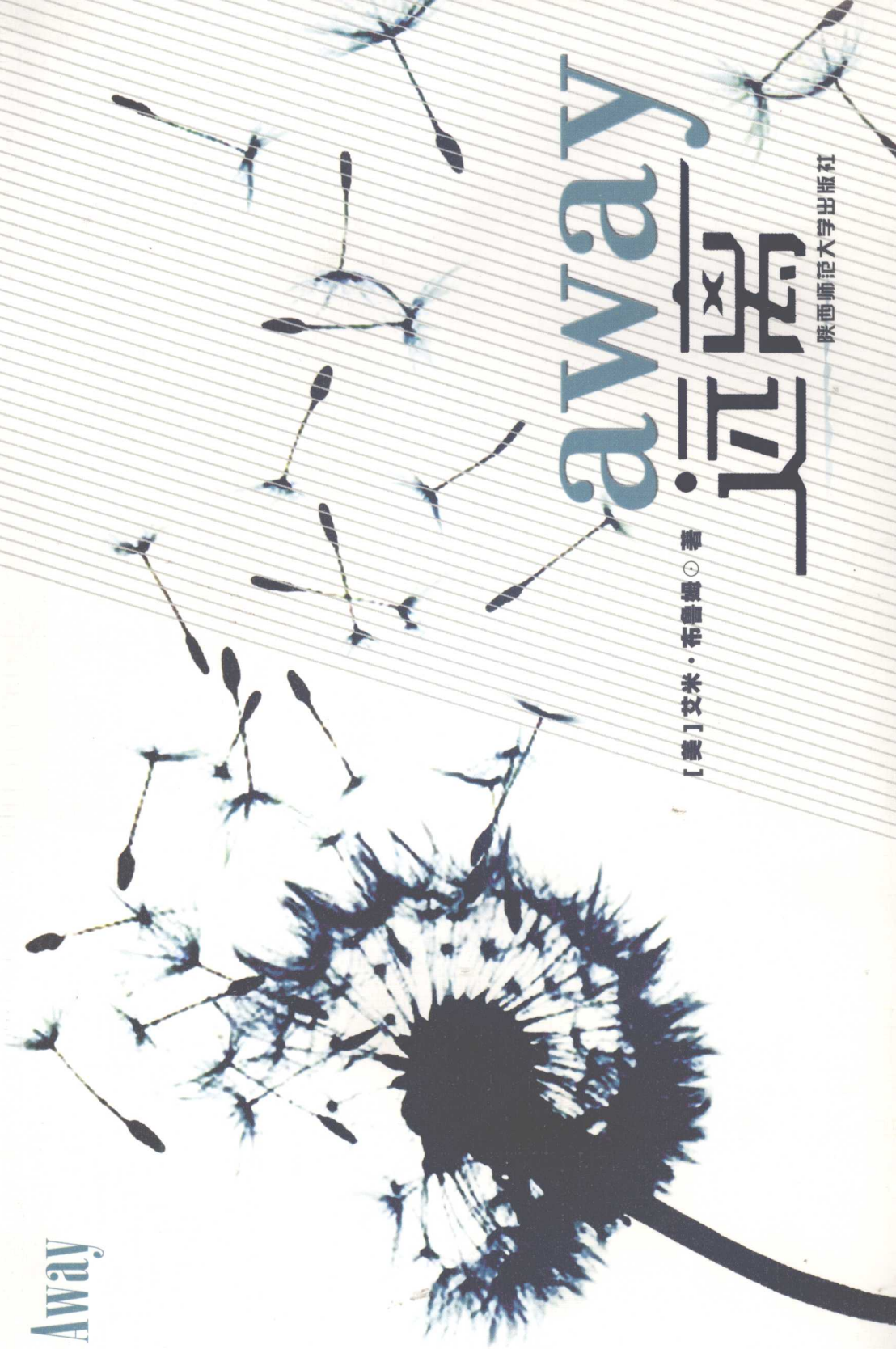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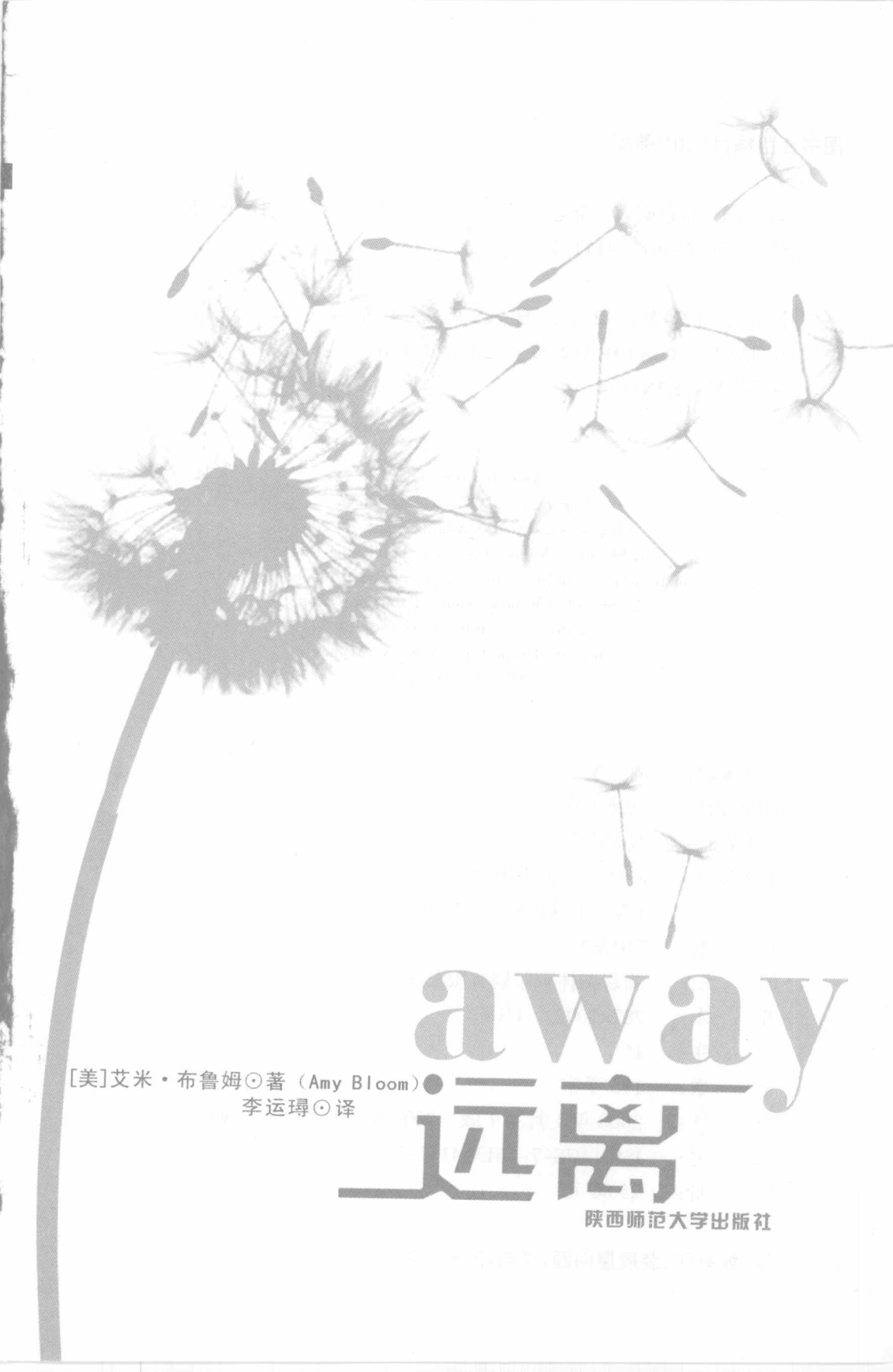
Away

# away · 远离

【美】艾米·布魯姆◎著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away

远离

[美]艾米·布鲁姆◎著 (Amy Bloom)  
李运璿◎译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远离/(美)布鲁姆著;李运瑁译. —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1  
ISBN 978-7-5613-4111-7

I.远... II.①布... ②李... III.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76777 号  
图书代号:SK7N1134

---

Away by Amy Bloom  
Copyright ©2007 by Amy Bloom  
Chinese simplified translation rights © 2007  
by Shaan Xi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House  
This transla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Random House,  
an imprint of Random House Publishing Group,  
a division of Random House, Inc  
through Bardon Chinese Media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

责任编辑: 周 宏  
封面设计: 点睛工作室  
版型设计: 祝志霞  
出版发行: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西安市陕西师大 120 信箱)

邮 编: 710062  
印 刷: 北京温林源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15  
字 数: 195 千字  
版 次: 2008 年 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13-4111-7  
定 价: 25.00 元

注: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

1924年 7月 3日

一根金色羽毛，迷失在那个  
陌生的，陌生的异乡





事情总是这样：深陷烦恼的众生往往汇聚成绝佳的群体。

金番剧院外，150 个女孩排队走在人行道上。她们涌入大街，冲向拐角，莉莲·利波就在其中。在这个国家度过的最初 35 天里，她一直在做的事情就是从蓝色丝绸花中扯出缝线，直到手指被染成蓝色。此刻她在想这地方好似女孩遍布的爱利斯岛<sup>1</sup>，女孩们美国式打扮，嚼着口香糖，高跟鞋不断点踏着开裂破损的路面，稚嫩单纯的她们头上梳着辫子，披着带流苏的棕色围巾。整条街道宛如她故乡的集市，只是被放大了百万倍。弹奏竖琴的男孩儿；抱着手风琴的男人和他身旁又丑又脏让人心寒的小动物；身后捆着篮子兜售草编扫帚的女人，那篮子突兀在她脑后就像一把巨大的扇子；放声歌唱的有色种男人，身着粉色套装，黑鞋外面套着粉色鞋套；那些神情疲惫的女人让莉莲觉得似曾相识，仿佛在图罗夫见到过，她们对着歌声或那个歌者展露出笑容。有些女孩手中握着烟花棒，红色的花火萦绕在彼此腰际。一个编着黑辫子的高个儿女孩正敲着手鼓。几个美国式打扮的女孩在角落里燃起篝火，把马铃薯捅进去又弄出来。还有两个年纪稍长的女人，正拖着和她们一样黑眼睛、面色苍白的孩子。不该这样的，莉莲心想，她们应该托邻居照看孩子才是。或者在这个时候干脆就把孩子丢给盖拉格酒吧，然后为他们祈福，不过你只是在没有孩子的时候才会

---

<sup>1</sup> 爱利斯岛 (Ellis Island) 曾经是移民检查站，进入美国这个梦幻国度的前哨站，大概有超过 40% 的美国人祖先都曾经在这个 27.5 公顷大的小岛居住过。

这样说吧。从那些女人身边经过时，莉莲特意朝孩子们笑了笑，他们身上散发着霉运的气味。

莉莲很走运。她父亲曾对她说过这话，也对其他人这样讲，那是她先后两次跌落普里皮亚季河却没被淹死，患了肺炎却保住了性命之后。他还说聪明是好事儿（莉莲就很聪明，他说），漂亮的脸蛋儿有用处（莉莲也足够漂亮），不过走运却比那两个加在一起还好。他曾说过希望她一生都走运，而她确是如此，至少在眼下。

他还说，自个儿的命运要自个儿把握，莉莲这时牵起朱迪斯——她唯一认识的女孩儿——的手从人群中挤出一条路，继续前行。她们互相推攘着涌向目的地——金番剧院的制衣间。她们看到一个深色皮肤的女人正站在几英寸之外，满脸愤懑的神色，脑后紧绷绷地打着一个黑色发髻（“利特伐克人。”朱迪斯马上说，她母亲就是利特伐克人）。

突然，两个男人出现在她们面前，即使是最不谙世事的女孩，也顷刻认出他们是芸芸众生里的显赫人物，是来自另一个更亮更美的星球的访客。鲁本·布尔斯坦先生——金番剧院和巴特尔斯通剧院的老板，第二大街剧团的经理，胸膛浑圆结实，穿一件黑丝绒背心，灰白的头发像贝多芬那样朝后梳着。他的儿子麦尔·布尔斯坦先生，戏剧界偶像，在《自然之子》一剧中扮演的杨科尔英俊迷人，又充满悲剧色彩，一个结合了激情与力度的舞者，一个甜蜜柔情的歌手。当他向非犹太人俄国女孩娜塔莎求爱时，观众席里的女人都禁不住泪水涟涟，仿佛遭到了丈夫的遗弃；当杨科尔因不愿与有孕在身的可怜的娜塔莎结婚，不愿过基督徒生活而自杀身亡时，每个人又都为他那凄美的、惨痛的死流下了眼泪，尽管并未感到不幸。麦尔·布尔斯坦比他父亲高大些，戴着时髦的黑色浅顶软呢帽，叼着一支香烟，丝制衬衫外没穿背心。

两人从人群中穿行，就像在查看花床的园丁，或是行于集市上的种植园园主。无论那样子像什么，莉莲都不在意。只要能成为人群

中独一无二的那一个，她就宁愿做花朵，做奴隶，做漂亮的点缀或受人蔑视的必需品。

老布尔斯坦先生站在靠近莉莲的地方向人群讲话。他的声音十分动听，因而站在近旁的女孩们面露痴相，有些人还受了那气势如雷的声音的蛊惑，眼眶中充盈着泪水，尽管他只是在说毛利斯小姐（那个利特伐克人）将发给她们一块纸板，而她们每个人需要上面写下，或请别人帮忙写下自己的名字和技能，接着毛利斯小姐会面试每一个人，并指定第二天晚上再过来进行下一步面试的人选。此番话引起一阵低声议论，即便只是一晚上的等待也是一种煎熬，莉莲估计那些霉运缠身的母亲和那些貌似从布鲁克林步行赶来的女人再也用不着回来了。

毛利斯小姐走到莉莲近旁。朱迪斯与莉莲曾为这一刻精心排练过。如果被问到健康情况便说“很好，谢谢”，如果问题中出现了“缝纫”、“服装”或是“工作”之类的字眼儿，则应回答“我是做针线活儿的，我父亲是裁缝”，倘若碰到任何她无法理解的问题就可以用“我在上夜课”来搪塞，同时再配以迷人的微笑。朱迪斯会得到这个工作的。事实就是事实，莉莲知道，与她这种任何能力都接近于零的初来乍到的女孩相比，一个会干活儿懂英语的女孩总归会拥有更多的机会。

莉莲研究着鲁本·布尔斯坦的轮廓，这位剧团经理貌似她的同乡。她听到他洪钟般明亮的嗓音，听出他话语中隐匿着的依地语<sup>2</sup>的影子，那就像脸颊上的一小块印迹，像多年以前的戳刺留在小手指上的一点伤痕，尽管那戳刺与伤痕早已被遗忘。

莉莲挪动了步子。她凑到鲁本·布尔斯坦近前说：“我叫莉莲·利波。我依地语说得很好，您能听出来，我俄语也不错。”她的指甲抠着掌心，随后切换到俄语继续说，“如果您需要的话。我正在学英语，”又加进了依地语，“az me muz, ken men”，意思是“当不得不做时，一定会

---

2 依地语是犹太人使用的国际语。

做好。”看到鲁本·布尔斯坦露出笑意，她又加了一句，“所有针线活儿我都做得熟。”

布尔斯坦父子俩看着她。毛利斯小姐这时也毫无激情地看着莉莲，她确实有个立陶宛的母亲不假，但她却出生在下东区<sup>3</sup>，念书念到八年级，会说标准的布鲁克林英语。那群女人也看着她，就像她刚刚把裙摆掀到腰际将赤裸的下身呈现给了世界一样；那举动真是粗俗下流，让人难堪，但却又十分奏效。

老布尔斯坦先生走近莉莲。“够胆量。”他说，接着伸出手攥住她的下巴，像要亲吻她的嘴。“够胆量。胆大是好事。”他的另一只手朝毛利斯小姐挥了挥。毛利斯小姐已经告诉女人们以四人一组分列站开以便与之交谈，于是人群旋即分成了十五个四人小组。莉莲已看不到朱迪斯的身影了，她感觉自己就像是一只跃过花园围墙的小狗。她朝鲁本·布尔斯坦笑了笑，朝麦尔·布尔斯坦笑了笑，又朝毛利斯小姐适度地笑了笑。莉莲已经从一系列惨痛的现实里挺了过来，全家人的遇害，女儿苏菲的遗失，如死亡征程般的跨洋之旅，在她表姐弗里达的两间房里与陌生人共度的毫无隐私的生活，人们的体味、尿味与煎炸食物味道的混合，不确定与需求的并存。一切不过如此，她想着，又朝那三个人笑了笑，他们是她生命中新出现的国王、皇后和王子，仿佛她刚刚从一张柔软的铺满羽毛的床上起身，正要迎接一个无比美好的清晨。

鲁本·布尔斯坦用依地语说：“明早过来吧，机灵的小猫儿。”麦尔·布尔斯坦说：“说真的，小姐，你的英语怎么样？”莉莲谨慎地答道：“我在上夜课。”她顿了顿，接着说：“学的还不赖，谢谢您。”

从爱利斯岛赶到曼哈顿的巴特里公园花了莉莲八个小时的时间，寻找表姐弗里达的寓所又用去了四个小时。在移民检查站，莉莲

---

3 下东区是曼哈顿的一个社区。

利用三次排队的时间读了表姐弗里达的信，研究了那个位于大琼斯街的地址。医生观察他们爬楼梯的动作，试图找出四肢残废、心脏欠佳或头脑迟钝的迹象。（“你的步子很轻盈啊。”在叉路口上时一个人对她说。“在美国他们可不想要白痴。还有啊，”他让莉莲看了一张写着字的卡片，“如果你碰到什么东西看起来跟这个差不多，就刮刮你的右耳朵。”莉莲努力地在记那几个字母的形状。“这些字什么意思？”“你想呢？就是‘刮刮你的右耳朵’，只要你照做，他们就以为你懂英语了。是我哥哥把这个寄给我的。”那人说着，将卡片揣回衣兜，就像一个正往兜里揣钱的大款。）

弗里达表姐在信里说，他们有房间让亲朋好友来往。他们做小本裁缝生意，还可以为那些能独立混饭吃的人提供工作机会。这国家真大，她写道。任何人都可以买到任何东西，不管你是不是贵族出身。弗里达还将近来购置的物品列了一张清单：一台缝纫机（是分期付款的，不过她已经弄到手了），纸袋装的白面粉，像乳酪一样甜且未变质的浓缩牛奶，可在晚间享用的雀巢牌可可粉，与她的发色完美搭配的发夹，只卖十美分的棒极了的长筒袜。这儿的许多东西是图罗夫的人所想象不到的。

莉莲走过最后一扇门，注意到了“开往纽约”几个字，于是她找到一个正往渡船上搬行李的男人，将信拿给他看，那人只是笑着耸耸肩。她先后十多次举起那封信和用印刷字体写的地址，但看到的只是一张张没有答案的面孔，带着茫然空洞的表情，或者是比茫然更糟糕的知晓一切与一脸狐疑；她不报多大希望地把信举在那些不识字的人面前，他们便像受了侮辱似地把她推到一边。她看到许多辆电车，看到那些身前身后佩戴徽标的人，看到穿短裙的女子，看到背上捆着板凳、脖子上挂着油亮皮鞋图片的有色种男孩，看到一队人打身边穿梭而过，看到红裤子老头儿与红帽子姑娘一起售卖鞋带、扇子、铅笔和咸麻花，那麻花的香气让莉莲不禁捂住嘴使劲吞咽口水，但无法想象的是，当她最终抵达大琼斯街时，就在这个新的国度里她的新住处

门外，她第一个看到的竟会是一个穿着睡袍，披着男士外衣的女人和她的哭泣。莉莲注视着这个女人打开一把折叠椅，从兜里掏出一个瓷盘放在腿上。人们从这里走过时会投给她几枚硬币。

弗里达表姐从楼梯上奔下来，把莉莲拥在怀里。“亲爱的小莉莲，”她说，“我的家就是你的家了。”弗里达已经三十岁了。莉莲对她的记忆还停留在多年前的一场家庭婚礼上，那时弗里达曾带着她走进小树林采摘覆盆子直到天黑。莉莲凝视着街对面的那个女人，只见她静止在椅子中，泪珠从脸颊上滑落，滴到松弛的乳房上，又坠入装着硬币的盘子里。

“被赶出去的，”弗里达说，“付不起钱，就得走人。”她用依地语说：“Es iz shver tzu makhen a leben.”生活不易啊。

她想弄清楚莉莲能否理解。她不想莉莲受到惊吓，她说她们两个在一起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但就在此刻，莉莲应该看到了，从像她现在这样与弗里达表姐共处一室，到像那个一早便被赶出去的女人那样无家可归，这两种境遇之间的转换也不过是瞬息之变。莉莲确是看到了。

弗里达牵着莉莲的手，带她穿过街道。她往盘子里放了一美分，随后说：“我很抱歉，利普金太太。”在领着莉莲爬上楼梯走进公寓时，弗里达说：“可怜的东西。”然后她抬手朝一个小房间比划了一下，那里面放着一张床和两个木制板条箱。“你就和朱迪斯住这里吧。”

从利普金太太身上得来的教训仍未离开莉莲，仍牢牢地攫住她放在伊扎克·尼恩伯格的小背包里的一切东西。

总是在重复同一个梦。她死了。瞎了。所能看到的只是她眼皮里迸裂出的红色，仿佛她正仰卧在图罗夫最遥远的土地上，在这六月里最明媚的一天，面朝正午的艳阳闭上了眼睛。整个世界，树木，飞鸟，烟囱，都消失不见了，四周皆空，只有那片缓缓下沉的白色苍穹，像床单一样铺落在她身上。一根麦秆戳刺着她的面颊，她伸手去拂拭，接

着摸到了脸上干涸的血迹。她揉搓双眼，感觉曾有几道鲜血流经她的眼皮，滑下脸颊，淌入口中，如胡椒子般坚硬的血块在她舌头上变得柔软，她把它们吐到手里，手变成了红色。

现在她可以看到一切，望见四处。红色地板。她的丈夫躺在门口，身上披覆着浓稠的血，因此睡衣变得又黑又硬。在她和他之间的地板上还有其他东西：摔成四块的老祖母的茶壶，口朝下倒栽着的水桶，用来隔开私密空间的帘布。一只手。她的母亲也倒在地上，像一只被挖出内脏的小鸡，围裙像粗布帘一样落在她两旁。莉莲赤裸着身体站在这个红色的房间里，红色渐渐退却，就像落潮时的海浪。

她的父亲倒在前门那儿，脸朝下，手中还紧握着用来对抗入侵者的屠刀，他自己的斧子深深地插在他脖子后面。女儿的小床是空的。床旁边的地板上是另外一只手，接着她看到了欧斯普的结婚戒指上细窄的金边。

莉莲尖叫着醒来。

朱迪斯说：“做噩梦啦。”

莉莲点点头，朱迪斯敏感而不无善意地说：“你不必讲给我听。”

莉莲并没有告诉她，她听到了卧室窗外男人的低语声，听到了从那面薄墙的另一边传来的一个男人的咳嗽和另一个男人的叹息，莉莲觉得无法呼吸。小苏菲正躺在她的肚子上，边做梦边吮吸着被角。那群人冲进来，肩膀重重地撞到门上，莉莲朝苏菲伸出手去。墙壁剧烈摇晃，紧抓住门不放松，但房子毕竟太过老旧，老旧的木头，老旧的泥浆，上面布满像铅笔一样又长又粗的凹痕和孔洞，开始有灰泥从门框四周落下来。只消再有一分钟，这面墙就要放弃挣扎了。

莉莲捂住苏菲的嘴。苏菲的眼睛在一片黑暗中圆睁着，莉莲可以感觉到苏菲的小嘴正贴在她的掌心上，在暗中一下又一下亲吻她的手。莉莲对苏菲轻声说，别出声，我的小猫儿。在外屋，一个利波家人从没见过的男子正将斧刃按进她父亲的脖子里，莉莲更紧地抱住了苏菲。欧斯普在昏暗的房里站起身来，月光裁出他的剪影。最后一次

瞥向他丈夫时，莉莲看到了一个穿着象牙白睡衣的瘦高的骑士，正在四处摸索着他的眼镜。

一个常在利波家麦田附近放牛的农人的儿子闯进外屋，朝欧斯普捅了一刀，在那块用以隔开私密空间的帘布前面，欧斯普倒下了。他朝前门爬去。

莉莲用她的蓝色羊毛围巾包裹住苏菲的肩颈，把围巾的边儿掖进苏菲的小睡衣里。欧斯普惨叫起来。莉莲把小窗户推开，举起了苏菲。她亲了亲她的额头。快，跑到鸡舍那儿去，莉莲说。藏在鸡群后面。嘘——快，我爱你。

她把苏菲举到窗外，直到最后一秒才放手，这样就不会摔得太痛了。我爱你三个字可能说得太轻、太低了吧，她一直都对此抱憾，但却不能再说，她不能从院子的这一边高声呼喊。她听到苏菲结实的小身子砰地一声落在了地上，她真切地听到她说，哦，哦，真勇敢。她听到苏菲的脚步声，踌躇着疑惑着，向鸡舍挪去。

莉莲将苏菲的临时小床和玩具娃娃推到床底下，抬头见一个人掀开门帘走了进来。他盯着莉莲，心里做着权衡，或许已经开始对整晚的事感到懊悔了（这些人的死并不能换回他父亲的牛；也许他们不是诅咒他父亲的犹太人吧）。有很长一段时间，空气中只有两个男人在另一间屋把值钱东西扔进枕套里的噪声（祈福式上用的水杯，银色的小相框，铜制的平底锅，再没有其他可拿的了）；治安官打这儿经过，一边用警棍拨弄着篱笆，一边吹出单薄而冗长的哨音，但那哨音只在莉莲耳边停留了一瞬。男人举刀逼进莉莲，而莉莲也在做着权衡。她一个猛子扑向他，对将要受到摧残的预见像水波纹一样迟缓地弥漫进她的大脑，起身时她只是想着一场持久的殊死搏斗会留给苏菲多一些的时间。男人的刀在莉莲的睡衣上划过，一道割缝从腋下延伸到睡衣边缘，残破的布扬起在她四周。

挨着朱迪斯躺在这张温暖而狭窄的床上，前几秒钟还在流汗，一阵冰冷的夜风袭来，她的皮肤骤然绷紧。她的双手像鸟爪一样张开去

抓他的蓝眼睛，那眼睛充血但却如天空一样蔚蓝。他又严肃决然地砍了莉莲一刀，就在这时，治安官呼喊起他们的名字来。他提高音量呼喊，友善而坚定，仿佛他逮到了几个正在畜棚后面摔打瓶子，或在集市上挑逗姑娘的坏小子。回家去，伙计们。大晚上的，谁受得了啊，现在就给我回去。够了。被莉莲按倒在身下的男人在她胸前划了一刀，从肩膀一直划到髋部，接着摇了摇头——似乎她在浪费他的时间。治安官又呼喊起来。男人们从莉莲父母和丈夫的尸体上迈过去，有个人还把一只茶杯撞到地板上；可能只是个意外，只是当他用她母亲的餐桌布擦拭那把沾血的刀时犯的疏忽而已。三个男人从前门走出去，离开房子，踏过门前小径，离那个鸡舍越来越远。

莉莲完全可以理解自金番剧院那晚以来朱迪斯对她的疏远。事实上，倘若朱迪斯找不到工作，她还打算向她道歉，而且计划着要替她说情儿，如果此种举动可以彰显她的慷慨，忠诚和公平，从而可以得到金番剧院布尔斯坦父子赞许的话。

莉莲洗好了她的连裤内衣和长筒袜，把它们搁在了一到夜里就变得冰冷的散热器上。到了清晨，长筒袜仍是潮的。莉莲从朱迪斯身边溜开，穿着透心凉的内衣和湿漉漉的长袜朝第二大街走去。

朱迪斯往身旁挪了挪，那儿还有莉莲留下的余温。莉莲上了救生船却没有为朱迪斯搭放梯子。甚至连想都没有想过。没有搭放梯子，连一小截绳子都没有递给朱迪斯，如果没有朱迪斯，她甚至都不知道金番剧院是什么东西。整整五个星期朱迪斯都睡在莉莲身边，从莉莲到达美国之后整整五个星期，莉莲一次次从梦中尖叫，一次次双手抓着朱迪斯的衬裙好像那是一张毯子或是一个人的身体，朱迪斯不得不把衬裙扯回来并推开莉莲，也推开她的噩梦。每个清晨都是这样的情景：莉莲惊恐地尖叫，茶壶滋滋地响，三个在客厅过夜的男人起床后在厨房里喝茶啃面包，直到莉莲和朱迪斯穿好衣服。在此之前本来有四个过夜人，朱迪斯和三个男人，还不算太糟，不过现在多了个莉

莲，还有另外两个白天睡在这里的男人，只有在他们两个回来后，径直走到莉莲和朱迪斯刚刚睡过的床边躺下来时，才能看到他们的影子。其中一个还丢了一只袜子，就在床下面，朱迪斯猜想他应该是穿一只袜子走了一整天的路，脚后跟一定满是鲜血。

吃过饭，男人们离开了，于是朱迪斯、莉莲和弗里达把缝纫物铺满了一大张桌子。莉莲还得多学学，弗里达说。莉莲做着朱迪斯曾经做过的弱智的活儿：将疏缝里的针脚扯出，把用来装饰帽子的丝绸花的花瓣拨开，往粉色毡布上别粉色的羽毛，将扣子取下。她们无数次被针戳破手指，染料渗进去后就在指尖留下了细密的黑色孔洞。朱迪斯和弗里达说着依地语和俄语，在碰到只有英文名字的东西时又会说一些英语（比如电影啦，地铁啦，比萨饼啦）。莉莲在努力尝试着。即使莉莲在独立日那天一直守在家里，那也只有弗里达与朱迪斯能喝上茶。该轮到莉莲去买线和挑选图案样式了。弗里达（“就叫我弗里兹吧。”她对每个人说）每天付给她们一美元，当然，还要扣去房租，再扣去她筹备早餐的花销（“我不会让你挨饿的。”她告诉朱迪斯）。弗里达睡在厨房里拼到一起的两把椅子上，这样的睡法儿自然会弄痛后背。她不愿意与这群房客，也就是她那命运多舛的表妹和七个外人住在一起，也不愿每月与意大利人为了在她寓所里做计件工的事吵个不停，但她把这一切都当作借以向上攀爬的扶梯。她能触摸到光滑苍白的木头，看到自己稳稳站立的双脚，几乎每个夜里她都会梦到她心灵的家园第五大道，梦到她和穿着考究的女友并肩漫步，她们脚踝闪着银光，穿着有皮带装饰的鞋子，在那些英俊阔气叼着香烟的男人（并且胡须剃得整洁，声音动听）的赞美声中曼妙地走过，继而踏上光滑的大理石台阶，踱进一幢赤褐色的房子——在那里，弗里达跳着华尔兹从一个房间游弋到另一个房间，裙裾飘扬之间她瞥到了摆放在新潮浴室里的光亮的瓷器物件以及黑白相间的地砖，整个房子都只用气热，还有那大理石台面上的银制浅盘，充溢着葡萄、香蕉、芒果和桔子，在那张有锦缎华盖的床上铺放着洁白的床单和十多个洁白的

枕垫。

就在1924年7月的这一天，在下东区的57个街区里，有112家糖果店，93个屠户，70所沙龙，43个糕饼屋，以及50万犹太人。当弗里达透过厨房的窗户，透过唯一的那扇窗户向外张望时，她看到了希望。

莉莲也想看到希望。她守候在剧院门口，试图感受太阳射到身上的温暖，直到内裤渐渐烘干。如果能得到这个工作，她会给朱迪斯买些什么的。

朱迪斯第一次和莉莲说话是在一个星期之前。当时她的嘴角挂着两个别针，在她干活时上下跳窜，在她对着莉莲耳语时微微摆动。她告诉莉莲下周日在金番剧院要招聘缝纫女工，从德兰西街到第十四大街，全市的女孩儿都会去的。朱迪斯正慢慢成为一个美国女孩儿。她撤掉了披肩——她告诉莉莲她把它撤了，她等不及要摆脱那东西——还在克赖斯克店里买了一件蓝色小夹克。朱迪斯有美国样式的鞋子，有从小贩那里淘来的绿色衬衫，缝制得不合规格但样子却还不错，并且她正在学英语，进步飞快。对莉莲而言，朱迪斯的英语已经很不赖了，就像你从收音机里听到的英语那样好。

前往金番剧院时，朱迪斯领着路，两人从一摊摊马粪旁经过，从哭闹的娃娃和卖烟花的小贩旁经过，停下来买两只热狗加芥末酱和泡菜，那个男人多给了她们一些因为朱迪斯很有本事。她就是这么对莉莲说的，我有点本事，就像有人在说“我是右利手”那样。莉莲本来也可以有一套本事的。在图罗夫有人认为她很有本事，但在这里则不然。按英语中的说法，她是个“丑陋的继生子”，不会让人产生施舍之心，甚至最好不要在他们的视野中出现。

情况就是这样的。她不断梦见家人的遇害，惊醒时听到自己的尖叫声并触碰到朱迪斯温热的身体，与陌生人在狭小的脏兮兮的屋子里啃面包和卷心菜，做廉价的帽子时将线缝进又扯出，把蓝色花瓣归

拢到一起再挑出有瑕疵的丝绸花并且做得十分糟糕。她正学着这个国家的语言，常常因此心惊胆战，羞得直想挖一个洞钻进去。她与朱迪斯在星期六晚上八点钟走在艾塞克斯大街上，走在这个现代化的世界里，走在美国人中间，就像一头蠢笨的牛。

她又敲了敲金番剧院的大门。

她想象自己正依照任何一位布尔斯坦先生的吩咐做着事情。她什么都不懂，但什么都不懂也许倒会吸引他们，甚至胜过其他事情，胜过那些在莉莲的想象中由妓女做的事情，倘若她现在知道该去做些什么，那她会即刻开始练习的。

毛利斯小姐打开了门。哦，她说，你很准时啊。进来吧，她说。接下来，莉莲发现自己并没有拉下小布尔斯坦先生的裤子拉链，也没有坐在老布尔斯坦先生的大腿上，而是穿上一套黑色工作服在一个位子上安坐下来，旁边是一位叫做珀尔的丰满漂亮的女孩儿，有棕色卷发和迷人友善的微笑。毛利斯小姐递给她一件金色天鹅绒束腰外衣，告诉她把腰围缩减两英寸。麦克白夫人近来减轻了些体重。

生活还在继续。她刚刚从一片可怕的黑暗中穿行而过，来到了被围困的耶路撒冷，被拯救的耶路撒冷。